



少師張先生批評莊子義卷八

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

維校正

布按司左布政使陶幼學按察使魏體明叅政李良臣

王續之

李文續

副使徐夏

劉伯燮

歐陽栢

馬顧澤

胡心得

熊子臣

叅議駱閣禮

僉事顧養謙

胡僖

羅良閣梓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

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
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
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
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
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
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

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
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
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海巨魚無
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
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
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
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
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

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蹙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

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趯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

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
趯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
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
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
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
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
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
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

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
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
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
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
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目灑濯孰
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韞
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
外捷內外韞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

乎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猶
飲藥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
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
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
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
而盍不嗷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
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
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

已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
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
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
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
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
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
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

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
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
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
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
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
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
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
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
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

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
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
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
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
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
于志鏌鋹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
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

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
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
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
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
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
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
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
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
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
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
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黜也披然曰移是嘗
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
脆胘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
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

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
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
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
也是蝸與學鳩同於同也踉市人之足則辭以
放鷺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
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
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
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
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
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
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
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
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
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
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

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接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盡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
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
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
馬有成材若郟若矢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
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
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
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
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

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
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
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
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
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鼪之逕
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
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
聲歎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
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

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
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
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
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
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
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
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
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
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

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
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意謂君之用心
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皆若列陣步騎盛列于
前無非爭奪之境也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
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地以養吾私與吾神
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

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
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
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
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日暮之業則勸百工有
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充
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
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
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
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作意爲奇此

莊子與惠子隱語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
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
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
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
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
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
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

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
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
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
命閻也不以完皆言錯者自以爲是之譬其求
鈇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
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
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

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
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
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
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
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于大病則寡人
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
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
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
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
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
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
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拏見巧乎王王射
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
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

子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
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
成子入見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
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
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
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
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
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
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
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立也聞不言之
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
兩家之難解孫叔敖其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
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
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
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
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

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
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
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
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
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
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相
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

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立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

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此篇直叙中無攻擊體自分

三截文奇偉深潛可玩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奇意奇句是以謂暖

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䟽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曰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二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異得其求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

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
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
於羊棄意以下一步深一步不獨在聚民上以目視
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
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
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
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
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
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

所以愁故曰鳴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
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
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
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
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
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
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
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

其所不踉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結太奇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闕休彭陽曰公闕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擲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

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誤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闕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

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

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此

叙事體奇雜奇答玄言玄解真最上乘曰君爲

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執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

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設性語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玄言玄解二比自發君曰無窮曰無知遊心於無窮而及在通達之國以太空視一國若無若存若亡

乎君曰然以一國視王若蠻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篳也猶有嗚也吹劔首者呶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也結語奇甚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

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
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
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
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
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
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
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
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此與蘇子稼說並看昔予
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

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予來年變齊深其耕
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
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
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叟膏是也栢
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
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
人馬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

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
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
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
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
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
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
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
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

於誰責而可乎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
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
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
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
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

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此篇荅問體而闔闢變化色象熹淵蓋深言之者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

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令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并而爲公俊語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
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
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
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
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
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
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
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

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
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
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
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
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
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
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大公調曰鷄
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
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

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
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正破語竒莫爲則虛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
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
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
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
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
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做而
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

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少師張先批評莊子義卷八

